



關於《雪垠創作集》

劉以鬯

朋友杜漸君遊北京時，曾訪問〈李自成〉的作者姚雪垠。訪問時，以錄音機代替筆錄。使我有機會聽到老朋友講的話，非常高興。我與雪垠不通音訊，已有三十多年了。

這一次訪問，錄下了一位文學天才對他的重要作品的剖白，所以是重要的記錄。

說姚雪垠是文學天才，絕非過份的稱贊。四十多年來，他的作品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。抗日戰爭爆發後，讀者因為讀不到優秀作品而懷疑「文藝無用」，姚雪垠發表〈差半車麥稈〉，使廣大讀者羣恢復對作家的信心。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抗戰勝利後，姚雪垠寫了〈長夜〉，使真正愛好文藝的讀者讀到了出色的長篇創作。一九六三年，〈李自成〉第一卷出版。一九七六年〈李自成〉第二卷出版。這部小說，因為在藝術上有高度的成就，獲得近乎一致的好評。

姚雪垠在接受訪問時，曾提到我為他出書的事。〈開卷〉的主編對此頗感興趣，囑我寫一篇東西，談談當年出版〈雪垠創作集〉的經過。

〈雪垠創作集〉是在抗日戰爭結束後問世的。戰爭結束後，我在一家報館做事。做了一個時期，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，辭去報館的工作，辦了一家出版社。社名「懷正」，因為先嚴諱「浩」。上海是全國出版中心，書店林立，像「懷正」這樣的新出版社，想出好書，並不容易。不過，我很固執，除非不辦出版社，否則，非出好書不可。「懷正」成立後，出版範圍很窄，不出雜書，專出高水準的新文學作品。

在戰時的重慶，劇作家徐昌霖與我頗熟。戰後，我回到上海；他也回到上海。有一天，他到出版社來看我，談到姚雪垠，才知道這位優秀的小說家也從河南來到上海了。我一向愛讀姚的小說：〈牛全德和紅蘿蔔〉、〈春暖花開的時候〉、〈戎馬戀〉、〈重逢〉等，都讀過。

對於他在小說藝術上的成就，我是非常欽佩的。因此，我請徐昌霖介紹認識。

我們約定在國際飯店三樓見面。

見面時，姚雪垠告訴我：正在撰寫一部以河南土匪生活為題材的長篇。

他講話時，河南土音很重。當他說出這部長篇的題目時，我竟將「長夜」聽作「創業」。

雪垠告訴我：〈長夜〉是三部曲中的一部。三部曲的題目是：〈黃昏〉、〈長夜〉、〈黎明〉。

談到此書的寫作動機與計劃時，他還提到河南的土皇帝別廷芳。

我對這本書很感興趣，要求他交給「懷正」出版，他答應了。

由於對〈差半車麥稭〉特別喜愛的關係，我還要求他另外給我一個短篇小說集。據我所知：姚雪垠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已有短篇創作發表。〈文季〉第二卷第四期（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）發表了他的短篇創作〈山下〉；〈大公報〉〈文藝〉第二百七十九期（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）發表了他的短篇小說〈查夜〉。此外，〈光明〉也曾發表過他的短篇。我認為將姚雪垠在戰前與戰時所寫的短篇結成一個集子，是一件很有意義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的事情。姚雪垠告訴我：在戰時的重慶，除了《春暖花開的時候》與《戎馬戀》外，還出版過一個短篇創作集。這個集子，以《紅燈籠故事》為名，收有四個短篇：《紅燈籠故事》、《選舉志》、《差半車麥楷》、《碉堡風雲》。書很薄，祇有八十八頁，列《大地文藝叢刊》之一，由「大地圖書公司」出版。戰爭結束後，此書已絕版。因此，以這本書為基礎，另結一個短篇創作集，仍有必要。

雪垠接受這個建議後，我就說出一個更具體的計劃：出版一套《雪垠創作集》。雪垠同意；昌霖也認為是個好計劃。

事情就這樣決定。

為了使雪垠安心寫作，我請他到出版社來住。出版社二樓有三個房間，兩大一小。面積較大的兩間，一間用作書庫；另外一間則存放紙型。紙型全部放在玻璃櫃裏，櫃子不大，仍有不少空間可以利用。姚雪垠搬來出版社後，就住在這個房間裏。

關於這件事，孫陵在《浮世小品》中也曾提及。《浮世小品》第三十七節，題目叫做《田仲濟寫抗戰文藝史》，其中有這麼一段：

後來滬西一家出版社，歡迎雪垠去住，我問他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在什麼地方？……
孫陵所說的「滬西一家出版社」，就是「懷正文化社」。「懷正」設於滬西億定盤路。

姚雪垠熱愛寫作，所以勤於寫作，有理想，有抱負，有才能，且有藝術良知。就那時的情形來說，「懷正文化社」談不上給他什麼幫助，充其量祇是同事們的鼓勵與一個清靜的環境而已。

在這個較為清靜的環境裏，他辛勤地做着智力勞動。他將編好的短篇小說集《差半車麥楷》交給出版社付印，作為《雪垠創作集》第一種。這本書：「懷正文化社」的《新書及重版書目錄》中，有如下一段介紹：

這個集子雖只包括六個短篇，却都是姚氏的代表作品。讀了這個集子，可以看出十年來現實是怎樣發展，也可以看出來作者的風格是怎樣一步步的達到爐火純青之境。這六篇作品，有的會使你拍案憤慨，有的會使你感動流淚，有的又使你惘然微笑。其中《差半車麥楷》及《紅燈籠故事》兩篇，不僅在國內被認這偉大時代的代表作品，且均早譯成數種文字，傳誦國際，被列入世界名作之林。

《差半車麥楷》排印時，雪垠還修改了《牛全德和紅蘿蔔》。這是一部中篇，曾發表於《抗戰文藝》第七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卷第四、五期合刊。一九四二年十月，重慶建國書店出版《小說五年》，由徐霞村、葛斯永與楊祥生編輯，共三集。《牛全德和紅蘿蔔》收在第二集中，是節錄的。雪垠住在「懷正」的時候，認真地修改了這部小說，還在付印前寫了一篇《這部小說的寫作過程及其他》。

除了上述兩本重新修改過的作品外，雪垠還完成了《長夜》與《記盧鎔軒》。

這四本書，就是「懷正」出版的《雪垠創作集》。由畫家陸漢英設計。

四本書的次序是：（一）《差半車麥稭》，（二）《長夜》，（三）《牛全德和紅蘿蔔》，（四）《記盧鎔軒》。

作為一套專集，四本書的數目未免少了一些。當我在「國際」三樓提議出版《雪垠創作集》的時候，我希望這套專集能夠列入所有姚雪垠的作品，包括已發表的與未發表的。因此，《差半車麥稭》出版後，我以為雪垠會將《春暖花開的時候》與《戎馬戀》等作品修改後列入《雪垠創作集》的，雪垠卻沒有這樣做。

《春暖花開的時候》在戰時重慶，是暢銷書之一，列入《創作集》，不但出版社在營業上會有所增進；雪

垠本人也可以多收一筆版稅。但是，他寧願少收版稅，不肯將不滿意的作品列入。他對《春暖花開的時候》不滿意，在該書第三分冊的《致讀者》中已坦白指出。他認為此書的缺點是：「且排且寫，病在急就」。直到今天，在接受訪問時，他仍將《春暖花開的時候》視作一個包袱。他說：

……寫《春暖花開的時候》，寫完了一段，下一段該怎麼寫還沒有決定，這一段才送去，又要寫另一段了，這怎麼能寫得好呢！……

從這一點來看，出版《雪垠創作集》時，姚雪垠對自己的要求比讀者對他的要求更高。收在專集中的四本書，都是他自己在一個時期認為滿意的作品。

胡繩寫過一篇批評文字，叫做《評姚雪垠的幾本小說》，登在《人民與文藝》上。題目中的「幾本小說」，實際只有四種，除《春暖花開的時候》外，其餘三本：《牛全德和紅蘿蔔》、《長夜》與《記盧鎔軒》，都是屬於《雪垠創作集》的。

胡繩對《長夜》與《記盧鎔軒》的評語相當中肯，說這兩本書「反映了現實的一側面」。這種看法，比王瑤深刻。王瑤在《中國新文學史稿》中雖然承認了姚雪垠的創作才能，却低估了《長夜》的價值。《長夜》寫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的是綠林人物與綠林生活，有它獨特的光彩。關於這部小說的寫作計劃，姚雪垠在《後記》中說：

將這部小說題名叫《長夜》，是因為在我的計劃中還有《黃昏》與《黎明》。在《黃昏》中要寫靜靜的舊農村是怎樣的開始崩潰，怎樣的淪落為半殖民地悲慘形態。在《黎明》中要寫農村在崩潰後由混亂走到覺醒，雖然是一「風雨如晦」，但已經「雞鳴不已」。

他的計劃是：用這三部小說去表現中國近代農村的三個階段。《長夜》是第二個階段。

至於《雪垠創作集》第四種《記盧豁軒》，說是小說，其實是傳記。盧豁軒是舊社會中的科學家，有了新發明，不但得不到鼓勵，而且到處碰壁。姚雪垠在記這位愛國的科學家時，着墨不多，却寫得十分動人，使讀者在閱讀這本書時產生被重物壓逼的感覺。

《記盧豁軒》出版後，戰區擴大。出版社發出去的書，多數收不回書款。幣值大跌，通貨出現惡性膨脹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保留白報紙尚可隨時售出；將白報紙印成書籍，非蝕本不可。出版社陷於半停頓狀態，無法繼續出書。《雪垠創作集》當然也出不下去了。

（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九日）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